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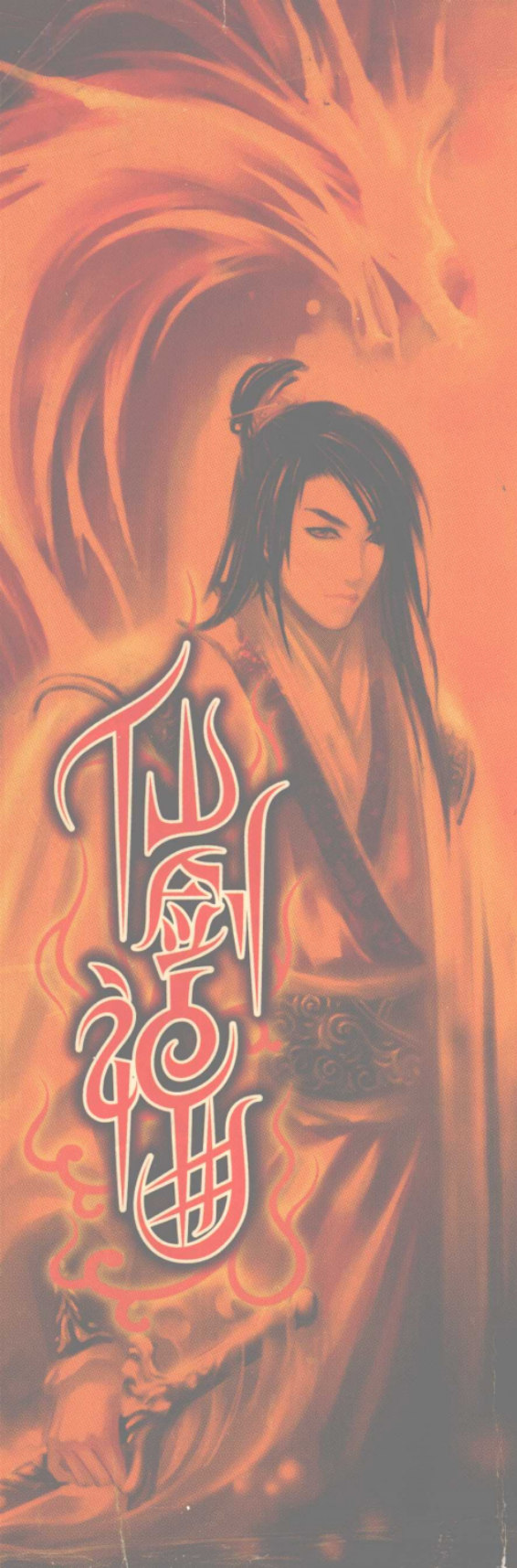


仙剑神曲



牛语者◎著

不是为了说什么成仙的故事，只是每个人在成长中都可能遇到过的故事……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如果说有一场游戏叫我感叹和身不由己的话，我叫这场游戏—人生。如果说有一部书让我无话可说，每天在电脑前等待更新，我说这部书叫做——仙剑神曲。看的书不是很多，玄幻武侠现代小说也快上百部了。真正看得心服口服的没让人大声叫嚣这我也写得出来的书，只有这部仙剑神曲。

——网友风回

强烈的支持牛大的《仙剑神曲》，淡言这个人物我也认为是最感人的，牺牲，祭奠，转世。这一幕幕都让我热泪盈眶，仙剑是王道！

——网友SS

看完了仙剑神曲，在我心里，仙剑奇侠传排第一，神曲排第二，不会再有第三了。

——网友在路上

网络版的四大名著!!! 搜神记、仙剑神曲、诛仙、飘渺之旅。

——网友隽雅



www.myfreshnet.com

鲜鲜文化集团授权出版

ISBN 7-80680-391-2



9 787806 803912 >

ISBN7-80680-391-2/1·283

定价：20.00元



|| 仙剑神曲 ||

少年不堪弄情愁，

泛小舟，付水流。

可怜彩蝶，

风雨花满楼。

仙人奇侠虽逍遥，

妖魔道，爱义柔，

红尘万丈有恩仇，

剑气收，笛音休。

憔悴宽衣，红颜为君忧。

霜雪依稀灵珠泪，

奴有梦，月如钩……

1

牛语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神曲 / 牛语者著. - 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.2006

ISBN 7-80680-391-2

I.仙... II.牛...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VI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4831 号

仙剑神曲.1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8.5 印张 260 千字

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680-391-2/I · 283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本书由 Freshpub, Inc. (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) 授权在中国大陆
(不含港澳台) 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, 并保留一切权利

仙剑奇侠传

1

第一章

小子天成

第二章

翠霞仙恋

第三章

牛犊初生

第四章

灵犀度劫

217

147

71

1

求

目

仙剑奇侠传

第一章

小子天成

天陆上正魔两道追索的《晓寒春山图》、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天陆绝学「翠微九歌」，竟然难以解释的与丁原这个偷鸡小子产生了交集，天意昭昭，不管是福是祸，一场少年风流传说已然展开……



一、搭救

太阳升得老高，毒辣的热浪烤得地面直冒烟。

城东玉水街的铺面大多已经歇市，几个庄稼汉子晃着肩头上的空竹筐，打从这里经过。

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，在“锦衣堂”里随意翻拣着布料，说是要给孩子裁一件小背心，但看了半天，却没有那妇人满意的料子。

妇人大约三十出头年纪，容貌极为秀丽，衣着虽然朴素，但举手投足之间雍容优雅，脸上总带着淡淡的笑容。

她的耐心极好，一连看了十几匹布料也没有半点厌烦。反倒是小女孩不停地缠着娘亲要走，又是拉衣服又是撇嘴的撒着娇。

那中年男子只站在店铺门边，微微阖起的双目好像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，双手负在背后，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

忽然店铺外面传来一阵喧哗，依稀听到有人叫道：“老子今天就揍死你这个兔崽子，看你还敢不敢偷东西！”

“爹爹，外面在干什么？”小女孩好奇的问道。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是个小孩子偷东西被伙计抓住了，被人压在地上狠揍。”中年男子轻描淡写的回答说，他的眼睛一直对着店里，却仿佛对街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。

“一定又是小丁子。”锦衣堂的老板晃晃脑袋说道：“年纪才一点点大，已经是玉水街有名的小混混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也不干正经活。有人看他可怜就施舍点吃的给他，可是他连个谢字都没有。要是没人给东西吃了，他就干脆去偷吃的，这条街的饭馆茶楼都被他闹过啦！”

“那他的爹爹呢？”小女孩有点疑惑，一双纯洁无瑕的大眼睛一闪一闪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他爹娘不管他？”

老板似乎很喜欢这个粉雕玉琢般的女孩儿，笑道：“他可不像你有爹娘照顾，小妹妹。也不知道小丁子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反正从来就没见过他身边有什么大人。说起来也造孽，才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！”

这个时候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门口都有不少想看热闹又挤不进去的人，站在了台阶上踮着脚朝里瞧，有人还不停地喝采起哄道：“打的好，打死他！”

也有几个看不下去人的轻声叹息说：“这样下去，还不把人给打死了？”但到底没有出面拦着。

妇人微微一皱眉头，放下手里的布匹，轻声说道：“听这个孩子的呼吸声，好像快不行了。再过一会儿非出人命不可。”

中年男子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又动了恻隐之心了？”

妇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是个孩子，何必要弄成这样？”

小女孩也拉拉父亲的大手，央求道：“爹爹，看他怪可怜的，咱们就救救他吧。”

中年男子哼道：“你这个鬼灵精也来做滥好人，你救得了他一时，救得了他一世吗？”

小女孩细长的睫毛煽动几下，慧黠的一笑说：“那爹爹可以把他也带回家，教他读书写字，今后不就没入敢欺负他了？”

中年男子甩开女儿的手道：“不行，有你这个小鬼就够我和你娘受的了，我没闲功夫再伺候一个小爷。”

“爹——”小女孩把小嘴一撇，泪珠儿就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
妇人过来抚摸着孩子的肩劝道：“真哥，不管怎样，先把人救下再说。”

中年男子点点头，道：“这小子也够硬脾气，被揍了半死，竟然一声也不吭，冲着这点，我今天就做一回滥好人了。”话音一落，他的人已经站在了街上。

锦衣堂老板和几个伙计揉揉眼睛，心想莫不是眼睛给大太阳刺花了，怎么没看他挤进人群就到了里面呢？

人群里两个酒馆的伙计，正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用力压在地上揍得兴起。其中一个两百来斤的壮汉，干脆骑在了那少年的身上，硕大的拳头雨点一样朝少年身上砸落。

另一个精瘦的汉子在旁不停用脚猛踹少年，嘴里叫道：“臭小子，活腻了，敢偷咱们醉仙居的鸡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”

那少年的头被牢牢按在泥地里，两手压在胸口，却紧紧攥着那半只烧鸡，死也不肯松手。

“够了，再打便要出人命了。”中年男子站在那壮汉身边说道。

壮汉一怔，抬头瞪眼道：“你这书生晓得什么？这种小贼不狠狠教训，他哪会长记性？”说罢抡拳又揍。

但拳头只到半空就动弹不得，中年男子修长白皙的手指，宛如铁钳一般扼在他的腕子上。

瘦汉子见状叫道：“你他妈的想干么？”

中年男子从衣襟里掏出一块碎银抛在地上，淡淡道：“这够买十只鸡了吧，还不放手！”

瘦汉子捡起银子用袖口擦擦，又用一嘴烂牙咬咬，咧嘴笑道：“嘿，真是二两多的银子！”

“拿了银子，快给我滚。”中年男子最看不得那见了银子就流口水的模样，低声喝道。

飞来一笔意外之财，两个伙计再也不计较其它，眉开眼笑地放开地上的少年。

那壮汉临走时，还朝少年身上吐了口浓痰道：“算你这小子走运，下回别再让大爷撞见。”



中年男子的眼睛蓦地一睁，瞬间有两道精光激射而出。他伸手在壮汉背上轻轻一拍：“快滚！”

那壮汉一个踉跄，也不觉得什么，和同伴喜孜孜地拿着银子去了。周围人群见热闹看完了，一哄而散，原来大半都是附近店铺的伙计、掌柜。妇人走到中年男子身旁，望着走远的壮汉，轻声微笑道：“你这一拍，怕他从今晚开始要在床上疼三天吧？”

中年男子嘿嘿一笑，没有回答。

小女孩跑到那少年身旁，蹲下身子叫道：“喂，打你的人被我爹爹赶走了，你可以起来了。”

但是地上的人一动也不动，小女孩一怔，伸出小手探到少年鼻子底下，察觉还有呼吸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
身后听见中年男子说道：“玉儿放心，他没事。”

小女孩怔怔盯着少年问道：“可是他为什么不动啊？”

还没有等中年男子回答，少年的头吃力地从泥地里抬起，露出一张混着灰尘与鲜血的脏脸。虽然到处青一块紫一块，鼻子和嘴角边的血丝还不停朝外渗出，但是那双眼睛却依然明亮，透着深深的仇恨和叛逆。

小女孩儿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，随即又喜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少年没有理她，甚至没有多朝她望一眼，双手吃力的撑着地想爬起来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小女孩以为少年没有听见，又关切的问。

少年冷冷瞧了她一眼，一声不吭地继续他爬起的努力。

那是何等孤独与桀骜的眼神！

“扑通！”少年的手一软，无力的跌倒，口中发出低低的呻吟，一滴鲜血落在了泥地里。

“你不要紧吧？”小女孩从怀里掏出一方娟秀的红色绢帕，递向少年。

“滚开！”少年毫不领情，反手一推小女孩儿的手，却软绵绵用不上气力。

小女孩没有想到对方会是这个反应，愣在了那里。手里拿着绢帕转头望向爹娘，大眼睛里秋波闪闪，这次是真的要哭出来了。

妇人秀眉一挑，微微怒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人家好心帮你，却如此无礼。”

少年伏在地上，痛苦的咳嗽几声，有气无力的回答道：“我的死活不用别人管，你们快滚。”

中年男子哈哈一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有点意思。”话中竟然颇有欣赏之意。

却听女孩儿惊声道：“爹爹，他昏死过去了！”

中年男子沉吟片刻，嘴角流露出一缕微笑，喃喃道：“你这小子不要我管，我却偏偏要管，看你能奈我何？”说着抱起少年，朝街头大步迈去。

妇人看着中年男子的背影摇头苦笑道：“六十年静修，也改不掉这副牛脾气。”

言似有憾，实则赏焉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哥哥？”



在城东“迎福”客栈的一间客房里，小女孩儿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望着少年。

少年躺在床上，脏兮兮的身子早被擦洗过，衣服也换了新的。看上去精神好了不少，靠着枕头半倚着床。

“小子，我的乖女儿在问你叫什么，听见没有？”中年男子站在一边道。

少年干脆把头扭到另一边，装作闭目养神。

中年男子嘿嘿冷笑道：“我苏真六十年未曾下过聚云峰，没有想到如今世上娃娃都比我蛮横。不要以为我会救你就不会拿你怎样，弄火了我，小心剥了你这张人皮！”“爹爹！”小女孩儿不满的瞅着父亲道：“你又在吓唬人家。”

苏真微微一笑，心里想道：“你这孩子晓得什么？想当年你爹爹纵横天陆九州岛的时候，连白痴听了我的名字都会害怕。若不是遇见了你娘，如今天的魔门，怕也早在我的一统之下。”

“孩子，别听他胡说，先来喝口鸡汤。”妇人推开门，端着一碗热汤走到床前。

少年闻到诱人的香味睁开眼睛，吃力的捧过汤碗大口喝起来，模样就像三天没吃饭一般。

苏真啧啧道：“小子，慢点吃，不怕汤里有毒吗？”

少年一口喝干鸡汤，抓起鸡腿大嚼道：“毒死总比饿死强。”

“哈哈，这鸡腿没白吃，终于肯开口了？”苏真抚掌道：“现在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吧？”

“丁原。”少年随口把鸡骨吐到地上回答说。

妇人暗自一皱眉头，心想这个孩子看来只是普通人家的娃儿，对于诗书礼仪怕是从来没学过。也难为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外漂泊，为了吃顿饭还被人打成这样。

一念及此，心中怜惜又起，于是说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，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街上偷东西？”

丁原有点不耐烦的看了妇人一眼，冷冷回答道：“我没家，不偷我吃什么？”

小女孩儿同情的说道：“丁哥哥，你真可怜。”

丁原像被人踢了一脚的野猫，低吼道：“谁稀罕你可怜来着！”

苏真走到床边，注视着丁原道：“你要是再敢用这种语气和我女儿说话，我就把你从屋里扔到街上去！”

丁原毫不畏惧，反而轻蔑的一笑，双脚踩到地上道：“哈，以为给了我口鸡汤喝就可以教训我，少做梦了，你们也不过是利用我来炫耀自己所谓的善心罢了。不劳驾你扔我出去，我自己会走。”

他穿上鞋子却一怔，才发觉原来的烂草鞋也给换成崭新合脚的新靴子。

不晓得苏真给他用了什么灵药，身上的疼痛已经消失大半，淤血也消退许多。但刚一站起来，肋骨还是传来刺骨的疼痛，眼前一阵金星乱晃，差点摔倒。



苏真微笑道：“你这小子身上断了三根肋骨，能再走三步，老子便服了你。”

丁原一言不发，艰难的抬脚迈出，额头的冷汗像雨水一样滴落。

小女孩望着不忍，道：“丁哥哥，你别逞强啦，快躺回床上让我爹为你医治。”

丁原的右脚重重落在地上，粗声的喘息着，就这么一步，仿佛已经有万水千山般的遥远。

“还有两步。”苏真冷冷盯着丁原，计算道。

丁原一咬牙，再次抬腿，身体却一个踉跄差点摔倒。他伸手一扶桌角，才勉强稳住了身子。

妇人叹息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何苦赌气来着，快回床上去。”说着伸手想扶丁原。

丁原一甩手，喘息道：“不用你们管！”

苏真也不生气，只笑道：“盈妹，随他去，摔死也是他自己的事。”

丁原一手扶着桌角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却牵动了身上的断骨，一道道钻心的剧疼像锯子一样切割着他的神经。然而这个倔强少年竟一声不吭，又奋力迈出了第三步。

脚一迈出，丁原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头昏昏沉沉的往前直挺挺栽倒，耳边依稀听见小女孩惊呼道：“小心！”

然后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等他再次醒来，人又回到床上，不过屋子里却只剩下苏真一个人。

他修长刚毅的身躯立在窗口，负手端望着屋外冷冷清清的夜色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躺着别动，不然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”

丁原一怔，沉默半晌才开口问道：“你们干么要管我？”

苏真哼道：“如果不是玉儿和我夫人，你就是死在面前，我也不会眨一下眼睛。”

丁原闻言顿时又被激起傲气，冷冷回答道：“我就是真的要死了，也不会求你半个字！”

他虽然年纪小小，但自幼失去双亲颠沛流离，尝尽世间种种炎凉，逐渐养成了孤僻怪异的个性。

在他身边，几乎每个人都把他当成不可救药的小偷和垃圾，或鄙视或嘲笑，偶尔有人怜悯，也不过是给点吃的罢了。虽然今天在街上被两个伙计打得半死，但对他来说，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虽然拳头无情的落在身上，他却不愿意求饶半句，因为他知道，自己越是求饶，那些人反而会打得越开心。

每一个欺负过他的人的模样，他都牢牢地记在心里，总有一天，他要讨回这个公道。

“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什么公道，公道只给那些蛮横的人，或者有本事的人。”丁原记起小时候母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那时朦朦胧胧，现在却有了深



深的体会。

可是眼前的这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，和他的妻女却出手救了他，不仅如此，还对他百般照顾，关爱有加。

丁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这一切的背后，会有何种企图？

不过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一家三口。他宁可回到冰冷的大街上，也不要躺在舒适的床上。

他最看不得那对夫妇对小女儿宠爱娇纵的模样，心里说不出是嫉妒还是厌恶，只觉得自己在这里，其实是一个多余的人。

在别人赶走自己之前，最好是自己先离开！

丁原这么想着，于是他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先谢谢你救了我。不过，我现在要走了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苏真望着窗外问。

“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。”丁原一边回答一边下床，却发觉自己身上的疼痛几乎消失，肋骨只有隐隐作痛的感觉。

他心中奇怪自己的伤势，怎么会这样快就得到医治？却未曾料到，方才苏真以精纯的多年修为替他推血行气，又以世人梦寐以求的“无忧丹”外敷内疗。

别说是丁原这种普通的伤，即便是命悬一线，气若游丝，不用一天的功夫，也能够起死回生，枯木逢春。

丁原更不晓得他服用的三粒无忧丹，乃苏真耗费三十年心力精心炼制，修炼之人若得一颗服之，即可通经舒脉，根深固本，受用无穷。何况他一用就是三粒？

这时门一开，小女孩儿跑进来叫道：“爹爹，可是丁哥哥醒了？”

“醒是醒了，不过他又要走了。”苏真回答说。

小女孩儿一怔，望着正在穿靴子的丁原问道：“丁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走？”

丁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这个小女孩，没好气地回答道：“这里又不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走？”

小女孩儿关切地细声道：“可是你的伤还没好，爹爹说过，你至少还要休养上五日才行。”

“离开这里我一样可以休养。”丁原站起身来道：“请大叔把名字告诉我，我丁原年纪虽小，也懂得大丈夫恩怨分明，他日若有机缘，必当回报。”

苏真一听大笑起来，道：“有意思，我的名字不妨告诉你，不过你也不必回报。我叫苏真，行事从来只凭自己喜恶，今日救你，不过是兴之所至，就当是救了条猫。”

小女孩儿却仿佛快哭出来似地说道：“丁哥哥，我的名字叫做苏芷玉，爹娘都叫我玉儿。你不要走好吗？”

两人一前一后开口，态度语气截然不同，看上去哪像父女？

丁原朝苏真一抱拳道：“要不要救我，是阁下的事情，要不要回报却是我的事情。苏大叔只当救了一条野猫，我亦只当被另一条猫给救了。”



苏真哈哈笑道：“有意思，我下山多日眼看要回去了，却不曾想过，还会遇见你这么一个有趣的娃娃。可惜你不肯跟我走，不然我倒可以考虑收下你这个弟子。”

丁原回道：“我一个人自在惯了，不想当谁的弟子。”

苏真刚要说话，神色忽然一动，冷笑道：“难得出来走走，却偏偏有人不想让我清静。”

那妇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站在苏真身旁低声道：“有老朋友上门了。”

丁原和小女孩都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，怔怔望着苏真与妇人，却隐隐感觉到一阵风雨欲来的紧张。

二、仇家

屋里忽然安静下来，黑洞洞的屋外，隐隐传来几声狗叫。

“一共是九个人。”妇人镇定的说道：“按照九宫方位将这家客栈包围，从他们的足音来看，应该是碧落山的高手，其中至少有四人是长老级的人物。说不定停涛真人这个老顽固也在其中。”

苏真哼道：“他们来得好快，难道是当我苏真修身养性了六十年，变得好说话了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对面屋脊上响起一阵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苏真老弟，水轻盈水仙子，两位别来无恙否？”

苏真的眼睛里赤光一闪，透出骇人的杀机，沉声道：“原来停涛真人这个老杂毛也来了，碧落七子里最虚伪阴险的就是他。”

外面停涛真人声音又响起：“既然苏老弟来到碧落山附近，为何不上山找我们这些老朋友叙叙旧？若让外人知道，还当是我们碧落山失了礼数。”

苏真嘴角微撇，似笑非笑回道：“老杂毛，这么晚你来作什么？”

停涛真人答道：“我家掌门师兄得知贤伉俪路经碧落山欣喜万分，一定要贫道邀请两位上山相会，别无他意，只是为了一叙旧情。”

“滚吧！叫停心这个老鬼自己来，凭你的斤两还请不动我。”苏真回答道。

又一个女子声音响起道：“苏大侠好大的口气！停涛师兄一人请不动阁下与水仙子，再加上我和另两位师兄如何？”

水轻盈脸色微微一紧，低声道：“是停雪真人，看样子碧落七子果真来了四个。”

苏真神色不动，徐徐道：“即使全来，我又有何惧？”

水轻盈看了眼满脸疑惑、一点都不晓得危机来临的女儿，叹息道：“我们两人联手自然不惧碧落九泉剑阵，可是玉儿怎么办？”

苏真沉吟道：“碧落山的道士虽然无耻，但也不至于欺负一个小女孩儿，怕



只怕我们应战之时，有别人横插一手可就麻烦。”

水轻盈苦笑道：“我们身上藏的东西，不知道令多少人暗地眼红，若不是因为不晓得聚云峰所在，怕早就杀上门来了。今天这些道士表面看来是为讨伐你这个魔头，说到底，却还不是为了那东西？”

苏真嘿嘿冷笑一声：“我不想给，看谁有本事拿走？”

水轻盈轻声道：“那玉儿……”

苏真回身弯腰摸摸女儿的小脑袋：“玉儿，你乖乖待在这里。爹娘去见几个老朋友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苏芷玉天真的问道：“玉儿也想去，那碧落山一定很好玩。”

水轻盈看着女儿纯真的小脸，心里一酸，强自微笑道：“玉儿乖，爹娘是有事，小孩子不能去的，你就在屋里等，好不好？”

苏芷玉歪着脑袋想了想，点点头说道：“玉儿听爹娘的话，爹娘快点回来。玉儿要娘亲哄着睡觉。”

苏真转头望着丁原道：“小子，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还站在那里？”

“我不走了，你们去吧，我留下保护这个小妹妹。”丁原双手一捋腰说道。

“你？”苏真哈哈一笑道：“你自己有多少斤两？”

丁原漠然看着苏真，直到笑声停歇才答道：“没什么可笑的，我既然说了报答你，最多也就是赔上一条贱命罢了。”

苏真脸上轻蔑的神色渐渐消失，颌首道：“好，你留下，帮我照顾玉儿。”

“你放心，只要我不死，这个小妹妹绝不会少了半根头发！”他的个子只到苏真胸口，又没有丝毫修为在身，但言语间却无比坚定，令人几乎忘记他的年龄。

苏真一挥手，屋子里忽然亮起一团淡淡的红光，色泽十分诡异。

丁原心中一奇，仔细一看才看清楚，苏真手里拿的是一盏巴掌大小的青铜灯，灯座上雕刻着一头威武的异兽，面目狰狞恐怖。灯心却只有金针一般细小，吞吐着暗红色的火焰。

“起！”苏真一声轻喝，青铜灯离开他的手冉冉飘向空中，淡淡的红光宛如瀑布洒下，形成一个光罩，正把苏芷玉和丁原罩在当中。

“这是上古神物天心灯，可避妖邪鬼魅。你们待在里面不要乱动，更不要去碰触灯座。若是来了什么陌生人想伤害你们也毋须惊慌，有心心灯的庇护，当世之间能够破解的人屈指可数。”苏真嘱咐道。

“苏大侠，水仙子，你们若是再不应声，我们就自己进来啦！”屋外停心真人的声音再次催促道。

苏真一声长啸，回应道：“城东二十里外有一土坡，乱坟无数，你们若是不怕，就只管跟来吧！”

话音一落，他背后亮起一道炫目的红光，原来是隐在鞘中的魔剑“赤血”龙吟而出，化作一道闪电射向夜空。

苏真的身形一闪，人与那红光合而为一，消失在窗外。



“爹爹！”苏芷玉叫道。

水轻盈朝丁原一点头道：“丁小友，玉儿便拜托你了。”玉腕翻转，一缕碧色剑光惊天而起，人也一瞬间消失无踪。

丁原望着窗外的夜空出神，心中暗道：“这便是传说中的剑仙吗？若我也能有这样的本事，还怕那些混蛋作什么？”

不料苏芷玉在一边拉他的衣角，轻轻问道：“丁哥哥，你说我爹娘什么时候能回来？”

丁原也不知道，他比起苏芷玉自然懂事的多，明白苏真与水轻盈二人，必定是到城外空旷处，与什么碧落七子动手去了。至于为什么碧落七子找上苏真夫妇，好像又牵涉到其它秘密。

对于碧落山，丁原多少有些听闻。从此城朝西两百里有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，终年草木青翠，名为碧落。

许多人都说，在碧落山最深处有神仙居住，半夜里山中的猎户，偶尔还能看见道道七色彩光，那便是神仙下凡了。

可惜山路崎岖，险峰难攀，就算是猴子，也难爬上碧落山中最高的七座峰顶，所以也没人能亲眼看见神仙究竟长得什么模样。

苏芷玉又问道：“丁哥哥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”

丁原正在想心事，却总被小女孩打断，有点不耐烦道：“不疼。天晚了，你若没事就先去睡吧。”

苏芷玉“哦”了一声，乖乖朝床边走去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从天心灯里洒下的光罩，随着苏芷玉的移动也渐渐朝外扩散，依旧把他们包在其中。

丁原抬头望着天心灯，心想这不知道又是什么仙家宝贝，但那淡淡的红光真能派上什么用场吗？

“丁哥哥，我睡不着。”苏芷玉坐在床上叫道。

“睡不着就数羊，数到一百只就睡着了。”丁原随口敷衍说。

“可是以前每天晚上睡觉，都是娘给我讲神仙的故事我才能睡着的。”

“我不会讲故事！”丁原心想，这个小女孩真是被父母娇惯坏了，怎么这么麻烦？

“你可以讲小时候的故事给我听啊！”

“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苏芷玉并不放弃，甜甜微笑道：“你可以说说你小时候都玩些什么，爹娘教你读些什么书，有没有逼你练剑？”

丁原想起自己的幼年，不由得一阵气闷，喝道：“快睡！”

苏芷玉从小被父母视如掌上明珠，千依百顺，在聚云峰上也见不到第三个人。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恶声呵斥，当下小嘴一撇便哭了起来。

丁原被她弄得一阵心烦，他不怕别人拳脚相向，却唯独受不了小女孩的哭泣。只好尽量用温柔的声音道：“别哭，快睡觉好不好？醒来爹娘就回来了。”

“你欺负人家！”苏芷玉抽噎着说。



丁原不由得心里苦笑，如果这也算欺负，那么自己以前遭人白眼，还动不动被乱打一通算是什么？若不是答应了苏真夫妇，他掉头就想走，走的越远越好。

可是现在，也只得苦忍着道：“好啦，不要哭了，我给你讲故事。”

“真的？”苏芷玉乌溜溜的眼里，泪珠儿还在打转，可是小脸上已经绽开了笑容。还真能说不哭就不哭，看来在父母面前这是惯用伎俩之一。

“我就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吧。”丁原想了想在床边坐下。

苏芷玉眼睛眨巴着，托着腮帮子安静的坐在床上听故事。

“我小时候和母亲住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子里，母亲靠给别人做衣服上的饰品挣钱。差不多八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拿着母亲做的饰品上市集去卖，每天也能换得几个铜钱。”

“那你爹爹呢？”苏芷玉好奇的打断问道。

“我没爹！”丁原的眼睛里忽然射出一股仇恨道：“他在我娘亲怀了我时，就不要我们了，我也从来没想过有这个爹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苏芷玉轻声道歉道：“你继续说吧。”

“十岁那年，眼看我生日要到了，娘亲便叫我把东西卖了，早些回家也好给我过生日。我一早就到市集摆摊，那天的生意也不错，到中午的时候，我就赚到了平日一天的钱。中午刚过，镇上的恶霸巴老三又带着一帮走狗上街收保护费。他仗仗自己的两个哥哥都是当地的小官，便无法无天，镇上的人见了他都怕，背地里叫他‘巴阎罗’。”

丁原沉浸在回忆中，徐徐道：“他到我的摊上收钱，我照惯例交给了他。哪知道这个混蛋却说，他大哥要过四十岁的生日，今天的保护费要多收一倍。我身上哪有这么多钱，只好和他争。巴老三嘿嘿一笑说不交也行，但是我娘亲得到他府里去当一年老妈，算是抵债。”

“我一怒之下，就咬了他手臂一口。巴老三一帮手下立刻冲过来把我揍个半死。他们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搜走了，一个子儿都没留下，还把剩下那些饰品全都踩得稀烂。当时旁边聚了上百人看热闹，却眼睁睁看着这四五个地痞撒泼，没人敢说一句话！”

苏芷玉怒道：“丁哥哥，这个巴老三太坏了，等我爹娘回来我要告诉他们，让我爹为你报仇。”

丁原摇摇头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拖着受伤的身子一直到天黑才回到家。娘亲等我等急了就到外面找我，自然也听说了这件事情。我委屈的抱着娘亲大哭，娘边帮我擦着伤口边告诉我说：‘别哭，孩子。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公道，公道都让那些有本事的人或者霸道的人占去了，你就忍一忍吧。’”

“听完娘亲的话，我果然不哭了，只想着怎么报复巴老三。当天晚上因为集市上赚的钱都被巴老三抢走，我和娘亲只好将就着吃了两个玉米饼算是过了生日。我越想越气，半夜里睡不着，爬了起来从灶台上拿了把刀插在腰后就出了门。”



“啊！”的一声，苏芷玉抓住丁原的胳膊：“丁哥哥，你是一个人要去找巴老三报仇？”

丁原点点头道：“当时我只想给巴老三一个教训。等我走到巴府门外，那里竟然人来人往热闹得不得了，原来是正在给巴老大过生日。我站在角落里闻到一股股酒香肉香，心里难受得很。巴老大过生日就有酒有肉，我过生日却只有两个玉米饼，还要和娘亲分着吃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心中越想越气，就借着一根大树爬进巴府，里面人多又杂。我装作一个仆役，找了一把扫帚扛在肩上，天黑也没人怀疑到我这么一个小孩。”

“我走到巴府正厅门口，正好碰上巴老三出门送客，他喝得醉醺醺走路也不稳。我便跟着他，等他送完客也没回正厅，而是往隔壁的院子去了，原来是尿急。活该这混蛋倒霉，那院子里除了一个服侍他的小丫鬟外，什么人也没有。”

“我悄悄走到巴老三身后，拔出刀低声说：‘巴阎罗，小爷今晚就要了你的命！’一刀捅进他的腰里，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。”

苏芷玉惊道：“你把他杀了？”

丁原哼道：“算他命大，那时我个子太小只能插在他腰上，没经验又十分慌张，给他拣了一条烂命。不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，那时我也以为他死了，那个丫鬟一叫，我慌了，急忙丢了刀翻墙逃出巴府。”

“我不敢直接回家，在外面躲到天快亮了才悄悄回到家里。可是一进门，我就发现屋子里已经被人砸得乱七八糟，娘亲也不见了。”

“是不是巴老三的人来报复了？”苏芷玉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娘亲不见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问附近的人也没人说得清楚，我又怕巴老三的人再来寻仇，只好赶快离开。以后我回去过几次，却一直没有找到我娘，想来……她是叫巴老三给杀啦。”

“也许你娘是自己走的呢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丁原摇头道：“我娘就算要走也一定会带上我，而且也不会在半夜里走啊！”

苏芷玉此刻已经觉得那个巴老三，实在是天底下最坏的人，于是说道：“丁哥哥，等爹娘回来，我一定求他们帮你教训那个巴老三。”

“不用。”丁原瞥了一眼苏芷玉道：“我将来一定要亲手宰了他，但愿他活得够长。”

苏芷玉正想说出“到时候我也去帮你”这句话时，头顶的天心灯突然颤抖了几下，发出“丝丝”的低鸣。

丁原一震，站起身道：“你别说话，好像有恶人来了！”

“这个小弟弟怎么这样说话，姐姐看上去哪里像恶人了？”原本关闭的房门无风自开，一名艳丽妖娆的紫衣少妇笑盈盈立在门口。

丁原知道来人必定是冲着苏真夫妇，于是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敲房门，也不问里面的主人是否愿意见你便闯了进来，不是恶人又是什么？”

那少妇嫣然一笑，像是牡丹花开般眩目，道：“你这孩子是谁，如此伶牙